

台灣最普遍的森林喬木之一

——相思樹

文：陳正和

相思樹是全台低海拔山區和丘陵地最常見到的樹種，另有相思仔、香絲樹、洋桂花及台灣柳……等稱呼，由於其能適合在亞熱帶和熱帶地區生長，故在東南亞亦極常見。在植物學的分類上，學名為 *Acacia confusa* Merr. 的相思樹是屬於含羞草科 (Mimosaceae)、相思樹屬的常綠喬木，株體高為六至十五公尺，直幹相思樹 (*Acacia mangium*) 和耳莢相思樹 (*Acacia auriculaciformis*) 兩者則是同屬但樹種則有些許差異、生長數量稍少的相思樹。相思樹最特別之處乃是屬「真葉」的羽狀複葉，祇有當種子萌芽、初長葉片之際方會出現，真葉旋即在其幼苗階段便告消失；通常於株體上所看到的樹葉實際上是由葉柄演化形成的「假葉」，此可減少水分的散失而有利於對乾旱環境的適應，諒係由於此種以假亂真的葉片讓人深覺錯感，因而會採原意為迷惑之拉丁語——“confusa”作為其學名的第二語（生物的學名係按林奈所創的二名法而以拉丁文寫成，第一個字是屬名，為名詞，為名詞；第二個字是種名，為形容詞）。

它是假葉呈狹長互生、略帶彎曲之狀，並有五至七條的平行縱脈；開花季節係於每年春末夏初五、六月，腋生之花則排列為頭狀花序，盛開期間樹梢上常會結滿猶如小絨球狀的豔黃花朵，如果是成片



的相思樹林更是滿山鮮黃，透野芬芳。再則由於相思樹的枝葉濃集細密，以致遙望整片相思樹林彷彿是綠色的雲朵堆積在一處直立的幹體之上，加上滿綴於青綠雲朵上頭、宛若金亮絨球的朵朵黃花，愈能彰顯其花團錦簇之美。在有計畫栽植樹林的觀光林場、農場中，係將相思樹林於六月間綻放的花海形容為「六月金」，乃繼五月間因油桐花怒放造成的「五月雪」景象之後緊隨而來的勝景，其金黃的鮮豔色澤與太陽照射的燦爛光芒相互襯托輝映，此等光耀明麗的美景令人睹之莫不油生心境舒暢、胸襟坦闊的愉悅感。

台灣的相思樹原是產於恆春半島，據推斷應是在更之前由菲律賓移植至台灣的，為一頗能承受貧瘠土質，且能耐乾旱潮溼、又耐烈日強風的樹種，甚少有病蟲害，故在數百年前的恆春居民即將「瑯薈花」和「相思樹花」並列為當地最常見的兩種花卉（瑯薈為一種蘭花的原住民

語，另有薔薇、琅薔等數種同音異字的寫法，恆春古名即稱作耶薔）。日治時期的官方農政部門，曾極力推廣在台灣各地的山丘上大量栽育萌芽力極強又可粗放栽培的相思樹，不論是新地植造或荒山復舊，造林成果均十分成功，和楓香同為當地最為官方宣導植栽的兩種林木，而根部蔓延深廣的相思樹對坡地的水土保持和環境的綠化、美化尤其具有莫大的裨益，甚至還得以排植方式栽育成為防風林。



現今台灣各處，不僅在低海拔的山坡地生長著許多相思林，諸大學院校之校園坡地也常可輕易地發現到它的蹤影，而若以佔地之面積論計則以東海大學廣闊校園

境內的相思樹林最具盛名，粗估得有將近兩千八百株左右，相思林成了大度山區莘莘學子四年流金歲月朝夕為伍的親密伙伴，以往自成功嶺行軍至東海大學的大專兵部隊也大都是在遮陽功能良好的相思樹林下享用中餐。而東海校園外的大度山山坡地以及同樣位處台中市西郊、與校園近在咫尺的「台中都會公園」亦群布有相思樹林，同是東海大學師生以及為數逾百萬的台中市民引為歡愉慶幸的園地。前數年購得東海校旁部分坡地產權的某一知名事業，曾計畫砍除該片產權地上的相思樹林再於上方建造廠舍，後經東海學校師生和地方居民聯袂反對方才告止，這片全國最有名的相思樹林也幸而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

過去，相思樹是被用以作為煙烤木炭的最佳樹材，將相思樹枝桠、樹幹鋸成一段段，放入窯中燒烤，再經過適當的時間俟窯體冷卻，即可獲得俗稱的「相思仔炭」，相思仔炭既耐燒少鏽、且發熱量又大，長久以來一直皆和以龍眼樹燒製而成的「龍眼仔炭」齊列為品質最佳的薪炭。「相思仔炭」之所以能具有忒佳的特性，乃肇因於相思樹沉重堅硬的材質，以往木炭尚可供作乾電池內的炭粉和濾水中的濾心等若干工業用品的必備成分，其它諸如建築用具、農具或鋪設鐵路的枕木、挖掘煤礦的坑道木等也常是以粗碩的相思樹株幹截鋸製造而成。不少地方尚特地以相思樹作為行道園景樹，例如在中部八卦山上抗日紀念公園內的健康步道兩旁即有甚為密

集的成排相思樹，迎臨清風時枝葉即隨之款擺搖曳、婆娑起舞，構組成的情景實在美不勝收。

相思樹的扁平莢果內通常存藏有5~8顆的深褐顏色種子，種子含有強烈的毒性，不慎誤食會引致頭痛、腹痛和噁心的感覺，嚴重者甚至會導致亡故。種植相思樹的常見方式乃是以溫熱之水浸漬種子，預作催芽處理再直接播灑於林地育植，根據實務上的經驗可獲知，相思樹的種子存有顯著的「集群存活」特性，即採「多顆穴播」或「條播」方式遠比採行單顆播種法容易存活，植物學家猶未針對這一特殊的現象找出明確的答案，因而從事植林工作者常以逗趣的口吻將相思樹種子的此等情況描述為「怕鬼」，必須以多顆種子集播於一穴、共同壯膽方能讓其中一顆種子自穴中茁壯成長。



再者，相思樹所結成趨光性極其明顯的「相思子」，倒和一般常見於詩詞歌詠、文學作品中的「相思豆」截然不同，後者是由大實或小實的孔雀豆樹結成的豔紅色澤種子，外觀略呈心臟形且質地堅硬，歷久不褪，屢被引為象徵藏延不絕的情愛，

在南部的名勝景點區中便常見到商販銷售以相思豆串結而成的項鍊或其它飾物，很受熱戀中青年朋友們的喜愛。我國古文——吳都賦中提及的「……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和相關之文注「……相思，大樹也。材理堅，邪斫之則文，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冶有之」等，所提到的相思之樹亦實係指孔雀豆樹而非本文敘述的相思樹；另外，唐人王維撰作的名詩「相思」——「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詩中所言之紅豆，以及古曲——「相思詞」歌詞中的「啼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則亦指孔雀豆樹所結的相思豆，而非指煮食常用的紅豆，亦非指相思樹結出的相思子。

但在我國古籍「千寶搜神記」當中，則對相思樹的由來，有處這麼一則緣生於苦愛情懷之記載——東周戰國時代，宋國大夫韓憑娶一美妻何氏，詎料卻被康王橫奪，並將韓憑課處「城旦」的苦役，即必須防護城池且輪流築砌城牆。韓妻何氏寄一隱辭「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暗轉予其夫，韓憑見信，悲憤自戕，韓妻聞訊投台殉殉。康王非但不准兩具遺骸合葬，反刻意離之，孰料翌日竟有兩株大樹各從墳址茂生而出，彎擺枝幹越空相依，樹枝亦相交錯，樹根則交纏土下，宋國人遂將這兩株樹命名為「相思樹」。此一和神史相結合的凄美傳說，使得相思樹愈加地受到矚目，尤能獲取情侶配眷們的青睞寄愛，愈益提高它的知名度。△